

查理现在似乎有一个权宜之计可以拯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奥尔良公爵仍然扣押在英格兰，与护国公和枢密院商定，他的领地在战争中保持自立，为了进一步保证安全，由勃艮第公爵扣押。勃艮第公爵现在对英国的事业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热心，他来到巴黎，向贝德福德公爵提议。但摄政冷淡地回答说，他不想为人作嫁。这个答复激怒了公爵，他撤回了所有参加围攻的勃艮第军队。^①但英军围攻越来越急，城中戍军或居民供给匮乏，日益窘困。查理无法征集到一支敢于接近敌军堑壕的军队，不仅城市即将沦陷，而且他的整个事业前途极为暗淡。他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国家从此向强敌的常胜军门户洞开，已经开始考虑率领残余的军队退往朗格多克和多菲内，尽可能保住这些边远的省份。幸运的是，这位善良的君主受女性的支配。在走投无路的绝境，她让国王消沉的精神振作起来。王后安茹的玛丽有过人的品德和审慎，极力反对撤退。她预见到，这样的举措将会使所有的党徒离心离德，发出众叛亲离的信号，因为国王自己已经放弃了成功的希望。查理的情妇阿涅斯·索雷尔与王后关系友好，支持王后的忠谏。她威胁说，如果查理怯懦地抛弃法兰西的节仗，她就到英格兰宫廷去碰运气。野心不能激发查理的勇气，而爱情却做到了。他决定与傲慢的敌人寸土必争，宁可与朋友一起光荣地毁灭，也不愿意不名誉地屈从于厄运。救星出人意料地来自另一位完全不同的女性，有史以来最不寻常的剧变由此而生。

^① Hall, fol. 106. Monstrelet, vol. ii. p. 42. Stowe, p. 369. Grafton, p. 533.

洛林边境的沃库勒尔附近的多梅里村有一个二十七岁的农村姑娘贞德。她是小酒店的女侍，习惯于照料客人的马匹，不用马鞍就将它们骑到饮水处。在业务繁忙的酒店里，她还经常做通常归男仆做的工作。^① 姑娘的生活一直无可指责，迄今为止没有丝毫奇特之处。或许某种偶然事件激发了她的天赋，或许她身边的凡夫俗眼不识奇才异禀。不难想象，法兰西目前的处境甚至对下层阶级也是有趣的谈资。年轻的王子被本国煽动分子和外国军队剥夺了王位，自然会引起本国全体人民的同情。他们的心还没有被党派斗争腐化。查理的性格友善和蔼，自然深得女性欢心，她们慷慨的心灵有无限的温情。奥尔良被围，英军节节进逼，守军和居民的困窘，解救那里勇敢的守卫者多么重要，这些话题早已在人耳目。普遍的情绪感染了贞德，她狂热地渴望救国王于当前的危难中。她未经历练的心灵日思夜想这个心爱的主题，把激情的冲动误认为上天的启示。她想象自己看到异象，听到声音，告诫她复辟法兰西王权，驱逐外邦人。她性格英勇无畏，不同凡响，无视这条道路的所有风险，以为天堂注定有自己一席之地。她克服了女性、年轻、位卑自然而然带来的一切羞涩和怯懦。她前往沃库勒尔，求见总督鲍垂科尔，陈述她接到的天启和她的打算，鼓动总督不要忽视上帝假手于她传来的声音，根据上天的启示协助她完成光荣的事业。鲍垂科尔一开始不理她，但她接二连三地回来纠缠恳求，他开始觉得这姑娘不寻常，有意尝试这种并不困难的实验。也许，这位

^① Hall, fol. 107. Monstrelet, vol. ii. p. 42. Grafton, p. 534.

绅士识见超群，看出贞德大有作为。也许，更有可能，在这个轻信的时代，他自己就皈依了异象。不过，最后他接受了贞德的计划，派几个随从引她前往驻节希农的法兰西宫廷。

这个历史事件介于奇迹和奇特之间。不可能是奇迹，因为一切记录都属于世俗或人世。奇特可以存疑，这一事件的确凿证词中容或有某些奇特之处，与已知事实与环境很少能相容。据称，贞德从来没有见过国王，国王还有意站在群臣中间，摒弃一切与众不同的服饰，但她一瞥见就认出了国王。然后，她向国王提议，以全能造物主的名义，解奥尔良之围，引国王前往兰斯加冕涂油。国王对他的使命表示怀疑，贞德就当着几位发过誓的廷臣，说出只有国王自己才知道的秘密，这是她从天启中得知的。她要求存放在菲布瓦圣凯瑟琳教堂的一口宝剑，作为未来胜利的保证。她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这口宝剑，宝剑存放的地方早已被人遗忘，她却能说出所有特征。^① 可以肯定，所有这些奇迹故事流传海外，投合平民百姓的口味。国王及其大臣越是笃信不疑，就越是踌躇不决。他们召集神学家和严肃的博士们开会审议贞德的使命，会议宣布她的使命确实可靠，不可思议。贞德被送到当时在普瓦提埃召开的法国国会，接受会议质询。会议主席和顾问检查她是否可靠，结果确定了她的天启。一线希望开始冲破充塞人人心中的绝望。上天已经宣布垂怜法兰西，以其长臂向侵略者复仇。没有多少人能区分有倾向性的冲动和有利的确定，没有人愿意费事做不知趣的详细检查。

^① Hall, fol. 107. Holinshed, p. 600.

这些人为的防范和准备花了一些时间，最后贞德如愿以偿。她在所有人面前全副武装，披盔带甲，骑上战马。虽然她原先早有骑马的经验，她驾驭战马的灵敏也被视为使命的新证明。观众大声喝彩。她原来的职业甚至被抹杀了。她不再是酒店的女侍，变成了牧羊女，这个职业更符合想象的要求。为了让她更有趣，她的年龄几乎缩短了十年。这样，爱、骑士精神与热忱结合，目的在于唤起人民的喜爱。

场面盛大可观，敌锋殊堪一试。贞德被派往布洛瓦，这里准备了一支运输队，圣斯威尔爵士率领一万军队护送。出发前，贞德命令所有士卒忏悔宿罪。她把所有声名狼藉的妇女从军营里赶出去。她举起神圣的旗帜，代表全能的上帝，握住一把四面鸢尾花装饰的泥土。她坚持，凭借先知的使命，运输队将从鲍塞一线直入奥尔良。但杜诺瓦伯爵不愿意将军事艺术交给先知的启示处置，下令从河对岸前进。他知道，那里的英军最为薄弱。

出师前，少女写信给贝德福德摄政和围攻奥尔良的英军将领，以委任她前来的大能造物主名义，责令他们解除围困，撤出法兰西。如果他们不服从，上天的报复就会落在他们头上。英军上下无不嘲笑少女的上天委任。他们说，法国国王现在已经落到这个下场，乞灵于如此荒谬的权宜之计。但他们的想象力暗地里已经受到触动，强烈的信念在他们四面八方盛行。他们翘首以待，看怪事如何收场，并非没有掺杂恐怖。

运输队接近奥尔良时，鲍塞一侧卫戍部队袭击英军，以免他们向对岸派出任何分遣队。给养平静地送上奥尔良居民

前来接应的船只。少女陈兵登船，萨福克没有冒险攻击她。法军将领安全回师布洛瓦。全世界都看到事态已经变化，两党的心态也随之变化。

少女戎服列阵，擎神圣军旗，进入奥尔良。居民视之为上天派来的救星。现在，他们相信，在少女的影响下，他们不可征服。杜诺瓦感受到敌友双方的剧变，同意几天后派出另一支运输队，从鲍塞一侧入城。运输队接近城市，围攻者毫无动静。货车和军队穿过英军多面堡之间。英军过去在战斗中如此凶猛，在胜利中如此得意，现在却一片沉寂、惊愕。

萨福克伯爵现在的处境极其不寻常，即使性格最干练、最坚定的人也会惶恐不安。他看到英军已经胆落，非常相信少女受到神意的支持。他不仅没有以迅速的行动和战斗驱逐这种子虚乌有的恐怖，反而坐待士卒从惊慌中恢复过来。由此，他以充分的时间用于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在这些不可思议的场合，他为普遍适用的军事箴言——谨慎所误。英军士气低迷，惊慌失措，此后就归因于神的复仇。敌军出乎意料的消极使法国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切依赖于人们见解的条件都颠倒过来。长期以来带来一系列胜利的精神突然从战胜者一方转入失败者一方。

少女大声疾呼，不应该继续单纯防御，她向部众承诺上天会帮助他们拿下多面堡。长期以来，这些多面堡一直威胁守军，守军从来不敢进犯。诸将为她的热情所动，附议。他们攻击一个多面堡，大获全胜。^① 防守堑壕的英国人不是阵

^① Monstrelet, vol. ii. p. 45.

亡就是被俘。约翰·塔尔博特爵士本人从其他多面堡集结了一些援军，但不敢与如此劲悍的敌人交锋。

这一战胜利后，少女及其狂热崇拜者似乎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她催促诸将进击堙壕，决战英军主力。但杜诺瓦仍然不愿意以法国的国运为孤注。他明白，万一时运逆转，目前的好景就会付诸东流，一切都会恢复原状。他阻止贞德的激烈举措，建议她首先驱逐对岸堡垒的敌军。这样一来，乡野就会完全开放，然后再尝试进一步的冒险。贞德同意，猛攻堡垒。在一次攻击中，法军败退。少女孤身一人，不得不撤退，赶上溃军。但她举起神圣的旗帜，以表情、手势、告诫激励他们，将他们领回战场，在堙壕里压倒了英军。进攻另一个堡垒时，她颈上中箭，退回围攻者阵后片刻，亲手拔出箭头，迅速包扎伤口，飞速冲到阵前，将胜利的旗帜插上敌军堙壕。法军连战皆捷，将英军完全逐出对岸堡垒。英军丧师六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往的勇气和信心完全丧失，代之以惊愕和绝望。少女凯旋渡桥而归，再一次受到欢呼，被誉为城市守护天使。她创造了这些奇迹后，最顽固的人也不再怀疑她的天命。人们受到天意大能的激励，觉得有上帝之手的引导，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英军诸将试图不让士卒相信流行的超自然力量，然而徒劳。他们可能自己也为同样的信念所动。他们至多相信，贞德不是上帝的工具，而是魔鬼的手段。但是，英国人从自己悲惨的经验体会到，魔鬼往往会赢，强化这种观念不能给他们多少安慰。

对萨福克而言，率领心惊胆战的部队，继续面对士气如虹的常胜军，实在极度危险。因此，他做好一切可以想象的

预防措施，拔营撤退。法国人决定乘胜进攻，不让英国人有时间从惊慌失措中恢复。萨福克率领一支分遣队退到耶格，查理调集六千军队进攻。英军顽强抵抗，围攻持续了十天。这时，贞德一如既往，勇敢无畏。她身先士卒，冲进护城河，被飞石击中，昏倒在地。但她很快恢复过来，赢得战役。萨福克只得向法国人雷诺投降。不过，他投降以前，首先问对方是不是绅士。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又问对方是不是骑士。雷诺回答：他还没有获得这个荣誉。萨福克回答：“那我封你做骑士。”于是，他用剑拍一下雷诺的肩头，接纳他加入骑士团体。随后，他向雷诺投降。

福斯塔夫、斯格尔斯和塔尔博特统率残军，除尽快向安全地带撤退外，别无善策。法国人认为乘胜追击如同胜利。奥尔良战役前后，两国形势完全改观有如是者。里奇蒙特、塞垂勒统率法军先锋，在帕特村攻击英军后卫。战役为时未几，英军溃败奔北。勇敢的福斯塔夫临阵脱逃，为士卒范，因此被夺去嘉德勋位，以惩怯懦。^① 此役英军丧师两千，斯格尔斯和塔尔博特被俘。

由于这一系列成功，法国作家夸大少女的成功，称少女（现在号称“奥尔良少女”）不仅积极作战，而且身兼统帅，运筹帷幄，调度诸军，左右所有军事会议。可以肯定，法国宫廷的政策是想在公众面前保持这种外表。但更有可能，杜诺瓦和其他更明智的指挥官替她筹划。一个农村姑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教育，不可能突然变成专家。军事专家主要依

^① Monstrelet, vol. ii. p. 46.

靠天赋和能力，而不是战场上的骁勇活跃。值得赞美的是她有杰出的判断力，知道谁的话可以信任，知道捕捉他们的提示和建议，迅速将他们的意见变成自己的意见。这样，她往往能控制幻想和狂热的精神，济之以审慎和变通。

少女对查理的承诺，一部分是奥尔良解围，另一部分是兰斯加冕。现在，她激烈地主张查理即刻着手。几星期前，这个建议仍然夸诞无比。兰斯位于王国远境，那时还掌握在胜利的敌人手中，沿途布满敌军。没有人如此乐观，想象此事有可能很快实现。但查理的利益极端有赖于信仰这些事件中存在非常的奇迹，有赖于利用英军目前惊慌失措的机会。他决定听从好战的女先知，率军履行承诺的冒险。迄今为止，他一直远离战场，因为国家安危系于他一身，他接受建议，抑制军事热情。但他现在看到前景乐观，决定御驾亲征，以勇武为士卒范。法国贵族见年轻国王面目一新，我武惟扬，纷纷攀龙附凤，接受上天的指引，重新激起了拥戴国王复辟先人遗业的热情。

查理率领一万二千人挺进兰斯。他道经特洛耶，特洛耶开城投降。夏龙步其后尘。兰斯派出代表团迎驾，奉献城门钥匙。他一路前进，几乎没有感受到身临敌境。在兰斯大教堂，鸽子曾经从天国为克洛维国王带来圣油。就是这位国王开启了法兰西君统。国王就以这些圣油举行加冕礼。^① 奥尔良少女全身披挂，立于国王身边，举起神圣的旗帜。最凶猛的敌人见到这面旗帜也要惊慌失措，四散奔逃。人民见此奇

^① Monstrelet, vol. ii. p. 48.

观，真心实意地发出欢呼。礼毕，奥尔良少女扑到国王脚下，抱住他的膝盖，在喜悦和温情中泪如雨下。她就以如此奇特不可思议的方式祝福国王。查理加冕涂油后，在臣民眼中威望大增，而且以某种方式从天国取得委托，更新了臣民的效忠。人们的信念受到倾向性的支配，没有人怀疑少女的天启和预言。这么多事件超出了一切人类理解力的范畴，几乎不可能质疑超自然力量的影响。确凿无疑的事实为所有神奇莫测的夸张提供了凭信。查理加冕后，拉昂、苏瓦松、夏特勒-蒂埃里、普罗万和附近市镇和要塞一受到召唤就向他称臣。法兰西举国向他热忱地表现效忠和爱戴。

贝德福德公爵在连战皆北、举国争相拥戴查理的艰难情况下，仍然能在法兰西保持若干立足点，充分证明了他出类拔萃的智慧、辞令、决心。公爵秉其警觉和远见，奔走各地。他罗掘手头残留的一切资源。他部署英军，做好防御态势。他时刻监视法国人的暴动。他恩威并施，保障巴黎。危急关头，他知道勃艮第公爵已经动摇，以高度的技巧和审慎更新联盟。这个联盟对英国政府的信用和维持无比重要。

英格兰补助金寥寥无几，更能显示贝德福德天赋奇才。英国人对征服海外的热情早已被时间和反思削弱。国会甚至意识到进一步深入的危险性。摄政窘困之至，得不到丝毫补助。在他的旗帜下，人们聚集得很慢，逃散得很快。原因在于少女拥有魔法、巫术和邪恶力量的神奇记录已经传到英格兰。^① 幸运的是，在这个紧急关头，温切斯特主教现在已经

^① Rymer, vol. x. p. 459, 472.

升为红衣主教，率领五千人在加来登陆。他准备前往波希米亚，参加反对胡斯教派的十字军。他接受建议，把军队送给侄子，以解燃眉之急。^① 由此，摄政得以投入战场，迎击进抵巴黎门户的法兰西国王。

贝德福德公爵非凡的能力也体现在军事方面。他大胆地正面迎击敌人，借以恢复军队的勇气。但他选择阵地时极为谨慎，一直谢绝战斗，使查理无法攻击他。他仍然时刻追踪法王的行军，保护自己的市镇和要塞，保持有利位置，可以随时利用敌人的轻率和错误。法国军队大部分由自费的志愿者组成，不久就失去耐心而解散了。查理前往布尔日，常驻于此。但他同时还占领了贡比涅、博韦、森利斯、森斯、拉瓦尔、拉格尼、圣丹尼斯和巴黎邻近的许多地方。巴黎人民的爱戴也倾向于他。

摄政试图挽回颓势，奉幼主亨利到潘斯加冕涂油。^② 英占各省的王室封臣都重新向亨利宣誓效忠。但这个加冕礼应者寥寥，门可罗雀，远不及查理在兰斯的加冕礼有声有色。偶然事件将英国人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送进贝德福德公爵手里，他想从中收获更大的效果。

查理加冕后，奥尔良少女向杜诺瓦伯爵表示：她的心愿已经完全满足，只想解甲归田，回到原来的生活，做女性的工作，过女性的日子。但贵族们意识到让她留在军队中的巨大利益，劝她留下来，至少等到彻底驱逐英军，充分实现一切预言。她接受这个建议。这时，勃艮第公爵在阿伦德尔伯

^① Rymer, vol. x. p. 421.

^② Rymer, vol. x. p. 432.

爵和萨福克伯爵协助下围攻贡比涅，她前往救援。有她在场，卫戍部队自信不可征服。但他们的喜悦没有维持多久。少女入城第二天就率军突袭约翰·德·卢森堡的阵地。她两次从堑壕逐退敌军，发现他们人数不断增加，下令撤退。敌军穷追不舍，她转身迎战，迫退他们。但在这里，她被朋友抛弃，被敌人包围，苦战后被勃艮第人俘虏。^①一般的观点认为，法国军官发现一切胜利都归功于她，嫉妒她的盛名使自己黯然失色，乐于听任她身陷绝境。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成功比朋友的嫉妒更能证明她的功绩。即使大获全胜，英国人及其盟友也不会更为欣喜了。巴黎公开举行常常被君侯们亵渎的感恩赞。贝德福德公爵想象，俘虏了这位摧毁其成功的非凡女子，就可以恢复过去在法国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利用现在的胜利。他向约翰·德·卢森堡购买俘虏，对她提出起诉。无论为了政策还是报复，都同样野蛮、可耻。

难以解释为什么贞德没有获得战俘的身份。在这些场合，根据一切文明国家礼貌和善意的习惯，她理应有此资格。她的军事生涯没有任何背叛或残暴行径可以剥夺其资格。她没有任何世俗犯罪的污点。她甚至严格遵守女性的品德和礼仪。虽然她参加战争，率领军队，似乎破例，但她为自己的君主立下大功，早已充分弥补了违规，更应该受到赞美和敬佩。因此，贝德福德公爵必须借助宗教当局提出起诉，借以掩饰他践踏公正和人道的迫害。

^① Stowe, p. 371.

博韦主教竭诚拥戴英国利益，借口她在自己的主教辖区内被俘，提交了反对贞德的请愿书。他指控贞德使用巫术，不虔诚，偶像崇拜和魔法，要求教会法庭审判她。巴黎大学卑鄙地附议。几位教会长老出任法官，其中只有温切斯特红衣主教是英国人。他们在鲁昂组织法庭，年轻国王亨利列席。少女仍然戎服出庭，但上了镣铐。

她首先要求取下镣铐。法官们回答：她曾经试图从塔楼上逃跑。她承认有此事，但她有正当理由。如果有机会，她还会再度逃跑。她所有其他陈词也同样坚定而大胆。虽然经过了四个月审讯的疲劳，她没有表现出分毫软弱或女子气的屈从，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利益。

法官们竭尽全力追问的题目是：她的异象、天启和她与已故圣人的交流。他们问，她有没有把这些启示交给教会裁断。她回答，她会交给上帝裁断，上帝才是真理的源泉。于是，法官们叫道：她是异端分子，否定教会的权威。她提出向教皇申诉，他们拒绝。

法官们问：为什么她相信她的神圣旗帜有魔力？她回答：她只相信全能的造物主，旗帜有上帝的形象。法官们问：为什么她在兰斯的查理加冕涂油礼上举起旗帜？她回答：能共患难，就能共荣耀。她被控：不顾女性的礼仪，执掌政权，统率男子。她谨慎地不予答复，只说她的目的是击败英国人，将他们逐出王国。结果，法官们判她犯有被控的一切罪名，尤其是异端。法官们宣布她的启示是魔鬼诱惑人类的花招，判决将她交给世俗权力。

贞德长期受到宿敌的包围，这些人对她恣意侮辱。她习

惯于敬畏这些位尊望重、身份神圣的人，她的精神最后不能支撑，准备屈从。她梦中的启示引导她战胜攻取，博得同党的欢呼，现在让位于定罪受罚的恐惧。她公开宣布愿意认错。她承认教会拒绝这些启示。她承诺不再坚持这些启示。她的判决最后减轻为终身监禁，依靠面包和清水度日。

从政治角度看，应该做的已经做完了。让气馁的英国人和得意的法国人相信神意影响纯属穿凿，于事已足。但贞德敌人的野蛮报复变本加厉。贞德现在同意穿女性的衣服，他们怀疑她并不真心喜欢，就将男装放在她房里，观察诱惑的效果。她看到赖以成名、一度以为是上天赐予的装束，过去的观念和激情死灰复燃。

她一个人的时候，冒险穿上禁止的装束。阴险的敌人乘机抓住她这个把柄，把她的错误解释为恢复异端邪说。现在，放弃异端已经不够，不再有宽赦。她被判处在鲁昂市场烧死。臭名昭著的判决随即执行。古代更慷慨的迷信会为女英雄修建庙宇，现在却以异端和巫术的罪名活活烧死，因为有大功于君主和祖国而蒙受酷刑。

处决贞德后，英国人的事业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摄政虽然才干出众，也无力对抗法国人回归正统君主的普遍潮流。酷刑不过枉费心机。杜诺瓦伯爵计取沙特尔。威洛比勋爵统率的一支英军在萨特河上的圣塞勒林败北。^① 法军将领德·洛尔大掠卡昂郊外的英军堡垒。贝德福德围攻拉格尼，被杜诺瓦迫退，物望大损。这一系列损失虽然本身并

^① Monstrelet, vol. ii. p. 100.

不严重，但接二连三，严重损害了英国人的声誉，使他们面临全局颠覆的威胁。但贝德福德公爵最大的损失是公爵夫人之死。迄今为止，公爵夫人维系着贝德福德和她哥哥勃艮第公爵的友谊。^①

不久，他与杰奎琳·德·卢森堡联姻，就是她引起了最初的破裂。^② 菲利普抱怨说，摄政没有事先征求他的意见。这样草率联姻，说明妹妹在他心目中没有多少分量。温切斯特红衣主教出面调停，约他们在圣奥默尔会晤。贝德福德公爵的父亲、哥哥和侄子都是国王，前往勃艮第公爵的地界示好，期望自己排在前面。但菲利普为自己的强大的独立自豪，不肯给摄政面子。两位君侯因礼仪启衅，未能会晤。^③ 对于重建往日亲善，这不是好兆头！

一人身兼英法两国君主，对勃艮第家族最为不利。这样一来，公爵就要沦为微不足道的小诸侯之列，完全依附于人，前途莫测。法兰西王室嫡裔如果无嗣，王位可能转入幼支。特洛耶条约破坏了这种可能性，陌生人和敌人从此牢牢把持王位。菲利普采取这样不明智的举措，仅仅为了复仇。迄今为止，他完全出于荣誉感才信守条约。但激情会渐渐淡漠，而利益却能永远保持影响和权威。几年来，公爵已经不那么痛恨查理，更愿意倾听后者对勃艮第先公爵遇害的解释。查理年幼，不能自己做主，大臣执国柄，负责监护他的人作出决定，他并不知情。为了满足公爵的尊严，法兰西宫廷放逐

① Monstrelet, vol. ii. p. 87.

② Stowe, p. 323. Grafton, p. 554.

③ Monstrelet, vol. ii. p. 90. Grafton, p. 561.

了坦勒格·杜·沙泰勒和参与谋杀的其他人，满足了公爵要求的其他补偿。查理已经遭受的苦难已经满足了公爵的复仇欲。法兰西长期处境悲惨，开始引起他的同情心。全欧洲的呼声告诫他：他的愤怒迄今为止仍然是虔诚的，但如果变本加厉，就会受到野蛮残酷的普遍责备。公爵处在这种状况，英格兰带来的所有不快都产生了双倍的效果。他的两个妹妹嫁给里奇蒙德伯爵和波旁公爵，产生了影响。最后，他加入了法兰西王室一方，他自己也是这个王室的一支。为此，他在阿拉斯召集会议，教皇代表和巴塞尔市议会为调人。勃艮第公爵亲自出席。法兰西派波旁公爵、里奇蒙德伯爵出使勃艮第。英国护国公和枢密院为了同一目的，也派出温切斯特红衣主教、诺维奇主教、圣大卫主教、亨丁顿伯爵、萨福克伯爵出使。^①

会议在圣法修道院举行。英法两国建议分歧太大，不可能和解。法国提议割让诺曼底和吉耶纳，但仍然保留常规的宗主权和封臣效忠。由于英格兰的要求在欧洲普遍不得人心，会议宣布查理的提案合理。英格兰代表温切斯特红衣主教没有详细说明英国的要求，立刻退出会议。此后的谈判仅仅在查理和菲利普之间举行。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封臣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向宗主发号施令。如果不是由于当前的必须，可以认为他索取的条件至少损害了法兰西王室的荣誉和利益。除了承认并补偿勃艮第先公爵遇害以外，查理不得不割让索姆河和低地之间的所有皮卡迪市镇。他割让了其他几处地界。

^① Rymer, vol. x. p. 611, 612.

他同意，这些土地和菲利普掌握的所有其他土地归公爵终身享用，不必向目前的国王宣誓效忠。如果他违反条约，所有臣民的效忠就自动解除。^① 法兰西以这些条件买到了勃艮第公爵的友谊。

公爵派传令官送信给英格兰，解释他背离特洛耶条约的理由。英国枢密院报以冷遇，甚至指派他住在鞋匠家里，以示侮辱。人民怒不可遏，如果格洛斯特公爵没有派兵保护，他上街就会有性命之忧。弗兰德人，以及菲利普的其他臣民受到伦敦人侮辱，有些人遇害。两国濒临决裂。^② 这些暴行并非不合勃艮第公爵的心意，他有了采取进一步敌对行动的借口。现在，他已经视英格兰为无法安抚的危险敌人。

这份条约给英国利益致命一击。贝德福德公爵得到消息后几天，在鲁昂去世。他才干出众、美德甚多，除了处决奥尔良少女外，毕生白璧无瑕。法兰西太后伊萨贝尔在他之前不久去世，受到英国人的鄙视、法国人的仇恨。她在一生最后的岁月，时时怀着逆伦的恐怖，害怕儿子战胜攻取，恢复大统。这时发生了另一件大事：英国名将阿伦德尔伯爵败死。^③ 塞垂勒统率六百法军，阻击阿伦德尔伯爵统率的三千英军。阿伦德尔在这次战役中负伤身亡。

格洛斯特公爵和温切斯特红衣主教的激烈党争妨碍英国人及时采取行动，弥补这些损失。他们的事务一片混乱。公爵深得人心，兼为王室亲支，在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他

① Monstrelet, vol. ii. p. 112. Grafton, p. 565.

② Monstrelet, vol. ii. p. 120. Holinshed, p. 612.

③ Monstrelet, vol. ii. p. 105. Holinshed, p. 610.

的性情粗率大意，对手精明多诈，对他极为不利。在此期间，两党相持不下，一切悬而未决。对外事务不受重视。勒克公爵是前朝伏诛的剑桥公爵之子，受命继承贝德福德公爵，但他的委任状过了七个月才用玺完毕。在此期间，英军远驻敌国，没有适当的首领或总督。

新任总督还在路上，首都就已经失守。巴黎人一直依附勃艮第，而不是依附英国人。阿拉斯条约签订后，他们的爱戴不再有任何障碍，回归正统君主。市民通风报信，卫戍长和上一次引进勃艮第人的里尔-亚当一起乘夜入城。威洛比勋爵手中只有一千五百人，遭到驱逐。勋爵完全明白当前形势，但城大兵单，无法抵御群众暴动。他退入巴士底，围困之下，同意交出城堡，规定他的军队安全撤回诺曼底。^①

在这个季节，勃艮第公爵公开与英格兰为敌，围攻加来。现在只有在这个地方，英国人还能威胁法兰西，仍然具有危险性。公爵受到臣民爱戴，由此号称“善良”。他这次行动有利于所有低地居民。他率领的军队人数众多，声势可畏，但缺乏经验、纪律和尚武精神。^②格洛斯特公爵第一次接到围城警报，集结了一些军队，向菲利普挑战。他承诺，只要风向有利，他一到加来就和勃艮第人野战。那时，英国人的尚武天赋威震北方各邦，特别是弗兰德。后者精于制造业。勃艮第公爵几度攻加来不克，注意到自己军队的恐惧和不满，就在敌军来临前撤退了。^③

① Monstrelet, vol. ii. p. 127. Grafton, p. 568.

② Monstrelet, vol. ii. p. 126, 130, 132. Holinshed, p. 613. Grafton, p. 571.

③ Monstrelet, vol. ii. p. 136. Holinshed, p. 614.